



散文

一缕阳光

◎李宗刚

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困难乃至挫折好像一门学生无法逃避的必修课。闲暇之际，我的思维时常毫无缘由地在往昔的原野上“信马由缰”，那些被记忆不断强化的片段便不时地“溜达”出来。也许，正是经常被“放出来”的缘故，那些记忆的片段才会从那些繁琐的历史往事中获得了“特别凸显”。我的表姨董振娥的人生片段便时常映现在我的脑海中，她是我人生困顿时的那一缕阳光。

表姨董振娥是母亲的表姨，1935年生于惠民县董家集村。这是一个紧挨着徒骇河的村庄，位于惠民县南北交通的要冲位置。也许因此一点吧，表姨就逐渐养成了心直口快的性格特点，说话做事大大方方，从不遮遮掩掩，那种偏远地区女性的保守自闭的性格一点也没有。表姨夫彭广仁是一位1948年参加革命的济南人，后来转业到惠民县，经人介绍认识的表姨，然后订婚、结婚。姨夫是一个性格偏于内向温和的人，他和表姨两人的性格正好互补。表姨的婚事在偏远的农村还引起了一些反响，毕竟那个时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是青年男女婚恋的主要方式，但表姨是一个看准了就敢于拍板的人。我舅老爷作为一个走南闯北的木匠，自然也没有任何意见。于是，表姨与姨夫就这样相互扶持走过了50多年。

表姨是在我的童年第一个给我“出难题”的人。我大概在五六岁时，跟着母亲到了表姨家。表姨家住在离县城50多里路的惠民县人民医院内，医院的门诊室、病房和人们的住房都是清一色的瓦房，这座医院离我家有七八里

路。表姨家与我家自然大不一样，她家是那种仅有里外两间的瓦房，格局与我家的房子不同，她家里没有任何农具，含蓄地显示出了一种现代生活的气象。

在表姨家，她问了我一个问题（具体什么问题早已经记不清了），我回答“不知道”，结果我被她批评了一通“你到底知道还是不知道？还是知道了不说？”这让我很尴尬，我从来没有想过“不知道”和“知不知道”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异，这是我自从学说话便已经内化于我的心灵深处的表达方式，也是无需质疑便具有存在的合法性的表述。表姨的发问，让我意识到“不知道”和“知不知道”是有差异的，汉语的表述是有一套独立规范的。当然，我如果生活在农村，“不知道”和“知不知道”也没有什么差异，大家都在非常流畅地使用着“不知道”。

关于“知不知道”这件小事，尽管已经过去了50多年，但在我记忆的屏幕上还时常地“播放”着。现在想来，这也许是我接触到的最早的汉语规范训练吧。我在担任期刊编辑之后经常需要跨越“知不知道”和“不知道”这类口语习惯表达与书面语言表达的鸿沟，许多汉语表达方式也在细细琢磨后才能确定下来，甚至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修改一个标题还要请教两三位从事汉语研究的专家。单就这一点，我的表姨当年对我发出的“质问”便是现代文化照进我懵懂世界的第一缕阳光。

结婚后，表姨在卫生所担任护士，后来还在惠民卫生学校学习了十来个。当时，她的儿子也就是我表哥出生不久，婆家和娘家都帮不上忙，表姨便

把表哥托付给农村的一户人家，给表哥认了一个干娘。在鲁西北的文化中，干娘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而是一个非常神圣和庄严的角色，而一旦认了干娘，干娘便把这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一般对待。表哥在我表姨学习的这段时间便是在干娘家里度过的。后来听表姐说，当时冬天天气太冷，农村又没有取暖的炉子，表哥的干娘只好把棉裤解开，让他站进干娘的棉裤里，然后再用棉布做成的裤腰带半松半紧地系好。这让我非常感佩，一是感佩表哥的干娘那种没有血缘关系的淳朴母爱，二是感佩表姨的那种为了学习敢作敢为的气魄。

表姨真正对我产生深刻影响，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高中毕业后，我曾经担任了半年的代课教师。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期的许多老师都住在学校，哪怕离家五六里路也不回家，我也不例外，这或许就是“到哪一座山唱哪一山的歌”吧。

每周一清晨，我便骑着自行车，带着3天的干粮到离家五六里路的马家口小学代课。每天上完课，我独自一人躺在那间小房子里，什么都可以想，什么也都可以不想，很有一点“百无聊赖”的感觉。那时我高考失利，父亲作为一名干了30来年小学教育的教师，自然也希望我当个老师。那个时候，公办教师缺编，便需要民办教师来顶替，民办教师如果没有名额，则只好找代课教师。代课教师不在民办教师编制内，收入也不多（我记得每个月只有15元）。担任代课教师时间长了，也许有机会转为民办教师。至于那些民办教师，则大

都期待着转为公办教师。

在担任代课教师时，我感到这个工作虽然与墨水打交道，但与我对于未来的期许差距甚大。那个时期，我还准备着参加自学考试，还准备着写小说，甚至还准备着参加一些文学杂志创办的文学培训班。总的来说，当我看到许多同学通过高考跨入师专等学校时，便有一种焦虑的感觉。那就是我觉得他们好像乘坐巨轮驶向了美好的远方，而我则连一叶扁舟都搭乘不上。如此下去，同学之间的人生岂不是真的有了分水岭？

就在那焦虑之际，我好像不知道哪里来的想法，决定骑着自行车去拜访表姨和姨夫。表姨那时候在惠民县最南部的乡镇大年陈乡卫生院工作，距离我家大约二三十里路。表姨的确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她在了解了我的苦闷之后倒觉得，人生遇到一点挫折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要灰心丧气，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理想，她说“就像我当年决定嫁给你姨夫一样，自己认准的路就要走下去。”表姨的话犹如一缕阳光，一下子照亮了我那曾经充满阴霾的人生天空，那些弯弯曲曲的人生之路也变得清晰起来。正是在表姨的鼓励下，我终于考上了大学，走出了人生最艰难的那段泥泞的道路。

2018年，表姨像花瓣一样随风而去，我驱车200多里返回惠民，见了表姨最后一面。那时的她已安详地睡了，任凭我怎么呼喊都毫无回应。我知道，那个曾经给我人生的天空送来一缕阳光的人，已经悄悄地掩上了人生的帷幕。

悠悠纸坊渡

◎李玉德

名“望夫石”。当地人说，望夫石很有灵性，是可以祈福的。后来还听说，那个新媳妇的灵魂变成了布谷鸟，每当丈夫出船的季节，布谷鸟就会徘徊在天空，凄惨地叫着。当地人在河边修建了一座望夫祠，祠虽小，可香火旺盛，可惜的是，后来在一次黄河水泛滥时，“望夫石”被淹没在淤泥中。

纸坊渡就在黄河斜弯水缓处，既方便乡亲们上船下船，又方便泊船，还避开了大风大浪的侵袭。渡口就是沿江的月台，一河两岸的乡亲过渡，只需站在岸边高喊“哎一哎一哎一”，船家就知道那是赶着过河的人。过渡的都是一河两岸的乡亲，赶集的，走亲戚的，进城看病的，送娃上学的，出门打工的，去邻村请木匠为即将出嫁的闺女做嫁妆的……来回渡河，大家都认识。上船，向船家送一个笑脸，就算打过了招呼。大多时候，船家并不需要摇桨划船，船上的乡亲搭把手，船就在水面上荡了起来。船家只需要在木船靠岸时，握起两三丈长的竹篙，使劲在水中一点，船便缓靠在了岸边。

待乡亲们陆续下船离岸，船家回坐在船头，望着粼粼河水，望着一个个远去的背影，望着又一波打老远跑来的男男女女，点燃了烟袋，用柔和的目光望上船的男男女女，轻点竹篙，船随及离岸。日复一日，船家用一只木船，既渡乡亲，也渡生计。乡亲们认为，船有灵性，重情感，是远亲也是近邻，泊在每个人的心间，只要人心风平浪静，码头就会平安。

如果你向探究古渡，最好是春天去，当你走下黄河大坝，穿过黄河古道的林荫，足踏古渡石道，即可横观对岸的风景，又可纵观黄河的奔涌。若忽有微风起，吹起层层涟漪，惊了河中的红鲤，倏地，它们会逆水而上；若你正好驾小船而来，一不小心却可意外收获跃上来的红鲤。当你笨拙地捉红鲤间，红鲤却一翻身，又跳进了河里，让你扑个空，引来满船人的欢笑声。

纸坊古渡，犹如一曲古典的琴音，你就静静地坐着，静静地听着，这是一种别致的风情，是一首优美的史诗，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此情此景中，最适宜古渡遥望，东望，但见黄

河东流入海，浩浩汤汤；西望，但见水天一色，犹如天上涌来。到了黄昏时分，太阳的余晖洒满了大河，犹如一条奔涌的金色绸带，将齐鲁大地隔成南北。河那边，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一直延伸到梁邹的大山里，孕育出像伏羲、刘徽、范仲淹一代的先贤，你似乎能听到范仲淹站在城头上，高声朗诵他的古词：“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回眸身后默默无语的古村，仰望闪闪发亮的天河，你不由地会想，黄河为何突然在此拐了个弯？是黄河对渡口情有独钟，还是大地对此处偏爱一隅，亦或是黄河对纸坊有割舍不下的心结，在此故作盘环。但任此渡弯弯，有道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大河还是昼夜不息，去完成黄蓝交汇。

据地方志记载，西纸坊，属蒲台县管辖。在明代，蒲台“于济属三十中号小邑，然济水环之，秦堤拱之，地渐迤东北而近海矣。户有盐利，人习渔农。”李化龙曾在蒲台旧志中记述：“其地近海，其土产盐，其民织缙而力农，其土劲特而勇于义，有决泱大风之遗焉。”由此可见纸坊民风之淳朴。

巴颜喀拉山的冰雪融水，从古老蛮荒中奔泻而来，带着冰的通透、雪的清冷、草的碧绿，以无往不前的精神冲破世俗的阻扰，以风流倜傥身姿抚平高山的忧伤。大河的水滋润了岁月，滋润了田畴，也滋润了陶古醉今的诗情画意，以黄土冲击出的大平原，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黄河人。

纸坊古渡，在这茫茫一水间，已经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头。千百年来，仅靠几只木船，商旅往来，终年摆渡，在过往的岁月里，纸坊古渡以盎然的生机喧哗于黄河两岸，如同这古渡的流水，人来人往，离岸靠岸，泊停匆匆。摆渡人，在这茫茫一水间，承载南来北往的客旅，年复一年，历经潮起潮退，多少个日出日落，这纸坊古渡，曾帆樯云集，承载了人间多少梦想。

暮色中，独立古渡边，束满袖清风，看拂动的杨柳，品落日熔金的涟漪。当落日低垂于水平线时，夕阳那金色的余光平射在宽阔的河面上，静静的，无任何高起的波澜，只有那细微的涟漪，若少女羞红的面庞，腴腆

而动人。那一刻，黄河一定是屏住了呼吸，再不发出哪怕是一点轻微的声音，大河如静止的画面，任你在其怀抱里徜徉。忽见那兴奋的鲤鱼打破了寂寥，倏地跃起，激起一串清脆的浪花，朵朵轻吻即将离去的夕阳。夕阳下，寂静的古村落，忽然升腾起了袅袅炊烟，温馨顿时充斥了人的衷肠。此时的船方便落下风帆，甩着疲惫的身影，如倦鸟归巢，走向古村，走向老宅，走向灶间，走向正在烹饪的媳妇儿身边，也就一壶老酒的时间，忽闻燕雀已在梁间呢喃。

那渐渐模糊的对岸，如静卧的老牛，正在津津有味地反刍，夕阳在余晖的簇拥下，悄悄隐没于老牛的脊背。愣怔间，或见明月升起，清辉顿时洒满古渡，灯光点亮古村，这又是一幅何等温馨的画面，此时若配上一曲《渔舟唱晚》，那是一种何等的情意缠绵。

那静卧的古渡，送走了一天的喧嚣，只有一艘小船仍悠荡于水面。那烟雾缥缈、河水粼粼中演绎的故事，最易让人尽情的畅想。那望夫的新娘，虽已化作岸边的一尊石头，但这神话般的传说仍如溅起的朵朵浪花，时而闪烁着光芒。这烟波浩渺的黄河滩头，西纸坊的先祖，曾含泪将故乡的尘土洒遍古滩。立起一座村落，建起一方古渡，让老槐树的根在此繁衍。

滨州黄河大桥建成通车后，古老的渡口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功能。那古渡、古船，已消失在悠悠的岁月里；那高亢嘹亮的船工号子，已流入逝去的波涛，唯有那年年岁岁饱经河水浸润的古渡石阶，还在聆听大河之心跳，感受时代之脉搏；那曾寄情于缆绳的石柱，如望夫石一样，始终如一地守望着久远的企盼，这充满诗情与遐想的古渡啊，不知留给世人多少快乐和忧伤。

悠悠岁月，往事随风，纸坊古渡总是给人以许多联想，是漂泊、沧桑、乡愁、艰辛、离别、寻求。古渡虽难见昔日的繁华，只是历尽沧桑后的宁静，却依然是一部厚重的历史之书。古渡苍苍，河水悠悠，连同日月，在悄然中流走。

随笔

“过客”与“放下”

◎潘韵国

今年这个中秋节，我自己一个人过的，虽孤单，却也悠闲、自在。

那天，妻子和儿子儿媳还有将满3岁的小孙女回烟台娘家，本计划跟他们一起去的，但因为赶在中秋假日，估计去的人多要在外安排住宿，烟台作为海滨热门旅游城市，合适的酒店价格陡涨且不好订，我就决定不去“找麻烦”，自己留在家中。

第一次在中秋节这个讲究团圆的日子感受到冷清，回想以往过的每个中秋节，除了在知青点、工厂、学校不能赶回家的几年是与同学、工友们一起过，其余都是回父母家，全家人一起热闹闹一块过的，那阖家团圆、其乐融融的场面，经常浮现在我脑海里，引发了当下的一幕幕的回忆。

相比过去，这些年的年节味儿确实淡了许多，一家人分隔异地冷清过节的情形司空见惯。那是兔年春节，我就是一个人陪伴年过九旬的老母亲在我家过的，没想到那也是母亲的最后一个春节。而去年的中秋节，我们是去母亲所住颐养中心陪她过的，在那之后仅13天，母亲就因突发脑梗而离世，让我内心谋划已久集合一家人热热闹闹地过个年节的想法，从此不能实现了。

一年一度，又到中秋节，心境与往年截然不同。“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再次默读苏东坡怀咏中秋的这些诗句，内心的感慨难以名状。

人，迟早会步入老年，在这个阶段，都会不断面对自己的长辈亲人乃至同辈朋友逐次离去的现实，就像看着海边一波波浪花消逝在沙滩上，人有感情，难免会为此感伤。然而，平心而想，包括人在内，所有的生命都免不了生死，无论存活时间长短，都只是个“过程”。每个人，相对这个世界而言都是过客；人与人，彼此互为过客；人与物，乃至财、权、名、利等等，同样也是过客。哪怕是那非物化的“情”字，除了少数“名垂千古”的名人能得享后人的长期追念外，大多数人也会在在一两代人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被忘怀，匆匆如“烟消云散”。

常言道“人生不过三万天”，相对于长度和广度无限的宇宙时空，区区几十年寿命都不过是极短的一瞬，及早地知道自己以及彼此都仅仅是“过客”，或许我们就会相对理智地控制自己的情感、诉求、欲念等。一方面更懂得珍惜当下，珍惜缘分并善待此生与自己有缘过往的人、事、物；另一方面更理性、务实地规划自己的理想和人生目标，既不浑浑噩噩，又不好高骛远，踏踏实实着眼于这人生几十年，在尽自己所能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同时，享受自己可能享受并能消受得了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人有思想，往往会想法很多，但这个“很多”如果不受理性控制，会自然而然地漫过一个度，变为“过多”，而且通常体现在欲念上。人，最难克制的是贪欲，最不易做到的是“放下”，从古至今，我们听过的、见过的为贪欲伤害他人、毁了自己的人和事不胜枚举。当人一步步走向暮年，目睹曾经熟悉的人一个个离去的时候，就会渐次悟透“过客是注定，放下是必然”的真谛。《红楼梦》中的《好了歌》，用了那个经典的“了”字，看上去似乎消极，却也是委婉的警示，劝人要及时懂得“放下”。

放下，是所有人唯一不二的终极归宿，区别只在于主动与被动，但尽管道理可以厘清，古往今来真正能放下的人却不多。人来这个世界短短几十年或百年，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天经地义，但不能忘了，人又要担当社会角色，必须立得端、行得正，无论上对老下对小、对周围的个人、对所生活的社会，都要做友善、和谐并尽力赋能的一份子，只有以此立念，建立正向的名节观，时常约束、激励自己，在自己人生可能担当的各类角色中，先把事情做好，再力争做到出类拔萃，做成别人效仿学习的典范，乃至成就卓越扬名于世。

沿着这样的轨迹走，才会让自己的一生过得既积极向上又丰富充实；才会不断提升自己和家人的成就感、幸福感；才会为我们的后辈蹀出一条正道，让他们学会自立自强，成为可以继承我们事业的有用之才，我们的人生才可以过得轻松、阳光；才可以如范文正公所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哪生是平凡，也能坦坦荡荡、无怨无悔，有尊严、无牵挂地过好一生。

诗歌

在人间

◎邹金栓

没有比清晨醒来听到声声鸟鸣更幸福的事了。在这薄雾的雾霾里去看看庄稼吧，看看玉米和辣椒看看棉田里的白桃，我蹲下去碰到清凉的露水，拔掉田间棵棵杂草

我欢快地走在狭窄的田埂上从不介意雨后田野的泥泞看美丽的彩虹，听田里的虫鸣我是多么喜欢那个时间牛羊在旷野的小路上叫着鸟儿在空中匆匆回家，我守着一盏茶里的星光，一杯酒里的残月

看一本古书，写两行诗词浓茶清醒了失眠的深夜，淡酒治愈我筋骨的疼痛，在深情的人世间我用单衣裹紧了自己

打螺丝的人

◎李文兴

车间里，打螺丝的人神情专注关心每一颗螺丝的松紧以及磨损的程度。一枚好的螺丝不尖头圆滑，不会在关键时候脱落能把“严丝合缝”这个词用得恰到好处

日子是一张弓，风炮诠释宿命端板套住了人生，一支箭怎么也抵达不了想去的远方流水线上重复的操作里蓝色的安全帽下，是十二小时的担当；设备的运行，吊物的输送提醒着眼睛里还要再多出一双眼睛

当你走进车间，看到一个低头弯腰正在打螺丝的人——不用问，那就是我